列國變通興盛記

列國變通興盛記弁言

明季之秕政日出而不窮、益以流寇之跋張、大爲民生之蠹、故
大清開國之始、人煙稍稍寥落、萃中華之地力、適足以食之而有餘、洎
乎休養生息、垂百十年、地狹人稠、閭閻漸多窘況
皇帝輕徭薄賦、子惠困窮、漢唐宋莫媲其仁、歐美斐孚如其厚、乃元氣
未遽復、生機未盡暢者、則以新法不行、無以濟舊法之窮也、夫今天下
之養民、亦多術矣、中國與各國通往來、水則有輪舟、陸則有鐵路、空際
則有電綫、舉亘古所不相聞問者、如接之於戶闥、以郯子之僅能數典
孔聖猶就學之、矧泰西諸雄國之什伯千萬於郯者乎、而顧可墨守前
轍、豈是皆等而下之乎、僕不敏、亦嘗瀏覽乎方今之局勢、而熟察其治
亂盛衰之故、竊謂凡能徧交邦國、而達於其政、秉瑕握瑜、以裨本國者、
無有不治、無有不盛、否則衰亂相尋、人盡飛行絕迹、我惟常居盧後而

已、嗚呼、可不懼哉、中國學校如林、人才蠭出、及叩以各國之新政、非瞠目而不能答、即强顏而以爲不必知、知之矣、非僅得其皮毛、即誤會其勝理、以華人之聰明智慧、何至昏昏然如隔十重簾幙、此無他、不學之故也、千古不學而能之上聖、歷數曾有幾人、誠使以天賦之靈襟、濟之以天開之新學、則夫外邦之所以變通、所以興盛者、一一了然於胸次、而外事之可以自警、可以取效者、亦一一洞燭於幾先、二十年後、中國不興也淨爲者、微特斷無其事、抑且斷無其理、而顧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忽忽悠悠、因循不改、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長歎也、僕向在天津忝主時報、目擊華民辛苦墊隘、無所控告、爰取鄰於中國之俄羅斯印度日本緬甸安南諸國雜史、而撮其改絃更張之綱領、舉其民生休戚之端倪、排日紀錄、諸報紙、深冀明哲之大吏、俯採芻蕘、以爲河海泰山之助、然猶嫌其散而無紀也、今者、朝鮮禍作、朝鮮之政、闇弱昏庸、即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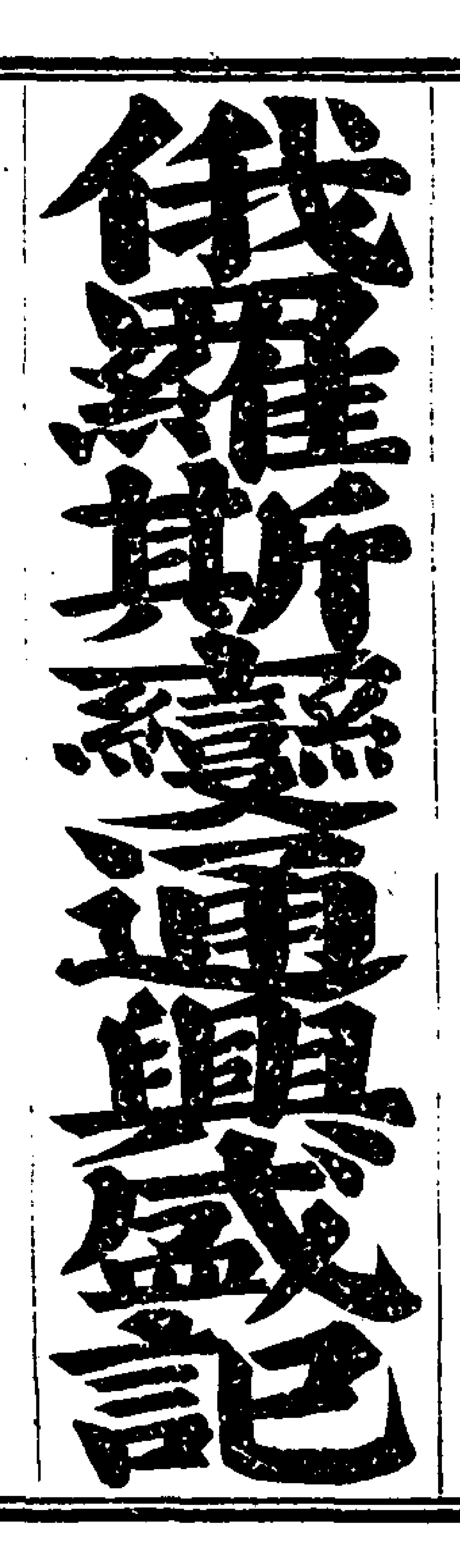
謂常居虛後者、其衰亂相尋也、固然其無足怪、獨惜中國之幅員生齒、皆十倍於日本、乃至堂堂鐵艦、未遑與日本相見於重瀛、然則小誠可以敵大、寡誠可以敵衆乎、嗚呼、此其中必有故焉、亟覓舊文、彙刊新帙、顏之曰列國變通興盛記、以爲銳意謀新者之嚆矢、若夫參稽博考、進而益上、則歐洲之書、浩如煙海、更僕未易以終、抑余近譯泰西新史攬要、（即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行將付梓、倘蒙兼賜採擇、如知味然、庶幾五侯之鯖、百花之蜜也夫、

光緒二十年歲在閼逢敦牂七月既望廣學會李提摩太菩岳氏序

列國變通興盛記總目

俄羅斯變通興盛記
日本變通興盛記
印度變通興盛記
緬甸安南變通興盛記

救主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俄羅斯變通興盛記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

上海廣學會印

俄羅斯變通興盛記目錄

俄事緣起
俄皇軼事
尋唉兆海口游歷西國
叛卒伏誅
平定屬國
波羅的海諸省
瑞典敗滅
整頓國政
改變舊俗
國政戎務教國
商務

俄國變通興盛記

英國李提摩太著

嗚呼、國之興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方俄羅斯之受困於人也、距今才二三百年耳、昔何以日蹙百里、今何以雄跨兩洲、昔何以守株一隅、今何以帶甲百萬、然後知故君彼得之奮發有爲者、其功烈之留遺爲至深遠也、試繙西史爲有國有家者、濤夜之鐙、迷津之筏焉、夷考三百餘年前、俄國皇帝曰虎辣西施生平政績無所表見、娶后麥蕾雅氏生皇子二、伯曰裴優劣、仲曰愛繁、生公主六、麥蕾雅氏薨、繼娶后乃他麗婭氏、生皇子一、即諱彼得者也、生公主二、虎辣西施謝世、兩后之母族、競助其女之所生、竟成兩黨、日尋干戈、裴優劣亡於陣、愛繁以次當得立、故其黨猶擁戴之、然愛繁體弱而性魯、不能承大任、乃他麗婭之黨、勢雖式微、而彼得聰明英武、頭角嶄然、俄人歸心焉、遂奉以繼帝位、尊其母乃他麗婭氏爲太后、垂簾聽政、從此外戚擅權、勢傾朝野、太后之

養父麥特非夫早年得罪戍邊太后赦而還之又廣樹其黨羽同執國政固自以爲根深蒂固徧國中莫予毒也已麥蕾雅之六公主中有名柔髮野者性情剛烈器識宏深芳齡二十有六矣憤母之專憐弟之弱以爲昔者先皇之女剖開亞裏曾憫其兄之懦因輔之爲帝同理國政彼女子也吾女子也吾何爲獨不然柔髮野之所與游者又多屬智謀之士聞其壯志更多方勸勉以勵之遂在簑包(地名)立斐繁彼得並爲俄帝而用人行政之大權則柔髮野自掌之二帝拱手聽命而已創爲大寶座其高不可攀其形如品字二帝聯坐於外中空而障以紗柔髮野獨坐於內則障以羅每大朝會三人各登寶座羣臣之所目見者厥有二帝而不知目力之所不及者又有一帝也制亦奇矣馬四克城俄之舊都也至今寶座巋然獨存以示不忘柔髮野掌國既久厭宮幃之寂處未能暢其欲也先徧遊於境內名山古剎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聞

有賽會遊觀之事、必親舉玉趾以爲娛樂、猶以爲未足、謂該利辛王、予所封也、使之遠約波蘭國、意大利國、與大利亞國同尋盟好、而徵師以擊土耳其國、且將以次及於滿洲蒙古地、西歷一千六百八十七年、該利辛王率兵十萬先驅、將軍賽畝樓肥滋以兵五萬繼之、至土耳其之克拉迷亞、與土師遇、俄兵陳於平壤、土兵列於山巔、大有登高臨下之勢、及戰、俄兵以失地利故、死亡甚衆、旣而屢戰屢敗、狼狽而歸、柔髮野坐賽畝樓肥滋以遷延觀望、失律喪師之罪、革職遣戍、而命將軍麥賽帕接統其軍、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春、復命該利辛王督同麥賽帕統兵再攻土耳其、師至盆兒喀、距克拉迷亞、尚有數程、已與土師遇、該利辛王等、倉皇接戰、主客之勢旣殊、勞逸之形又異、依然大敗而還、柔髮野不知下詔罪己、反竭力彌縫掩飾、於該利辛王回軍之際、不但不正失機之罪、尚親迎於郊而勞之、彼得頗不善其所爲、而柔髮野不顧也、甚

且諱敗而爲勝、命衆高抬神像、行俄俗、迎勞勝軍之禮、並許該利辛王、及總兵官以次進握其手、以示寵異、又徧賜美酒以通殷勤、彼得知之、大怒、以爲吾姊悖謬至此、朕獨何心、擁此空名之帝座、爲即日棄國、避居鄉僻間、愛繁雖在位、顧漠然不加甚感於其心、誠愚矣哉、柔髮野既敗於土、不敢覬覦滿蒙地、旋與中國盟於哦嚟司克、訂立條約、舉昔日所占黑龍江一帶之地、還之中國、其時强隣偪處、亦漸蠶食其疆土、柔髮野不但見凌於亞細亞洲之國、又屢辱於歐洲、以致國勢日促、民不聊生、內治不脩、外侮疊至、此古人所以貴戰勝於廟堂也、

彼得幼時好爲撾鼓之戲、淵淵作金石聲、好舞刀試劍、雖不能悉中繩墨、而擊刺亦頗靈捷、恒與朝臣之子結爲小友、又號召軍民僕圉之子數十人、仿照歐洲之法、排演陣式、教以洋鎗、其翻新出奇處、往往出人意表、有不合程式者、或僞斬以徇、或予以責懲、而奬其能者、不吝重賞、

故受責之人、痛淚交流、不肯輕去、又立表爲測量法、並率領衆孩壘土爲炮台、接以營壘、遂分其衆爲兩隊、半作寇盜、半作官軍、彼得自執令旗、指揮緝捕、及戰、竹竿木棍、如風馳雨驟、官軍勝、則鳴鼓督陣、親挺劍以追賊、官軍敗、僞爲多受傷而死者、己亦與之俱死、事雖兒戲、而激勵衆人之妙用、已具於一心矣、既從德國求得典册、心好之而不能解、其師作陶名士也、教之誦習、爲之講說、往往僅三數語耳、彼得已心領神會、言下大悟、每當讀書徹倦、作陶高聲朗誦、并隨處闡其文義、彼得聽之、若不經意者、然及至問焉、則對罔不當於理、作陶愛其天資英敏、且落落有大志、恒極口獎勵之、且爲言子之曾祖哀蘊留心經典、陰符兵法、莫不周知、今子性情品概、畧與相類、非繩武之神孫歟、至知子之祖若父、皆雄傑果毅、酷好用兵、攻城取邑、日不移晷、故能開疆拓土、幅員倍於昔日、俄國受益滋大、於是師詳述之、彼得傲聆之、其銳志益與年

俱長矣、喜學臘丁、荷蘭日耳曼諸語、聲入心通、不拘常調、胥能娓娓言之、嘻、是益奇矣、彼得性畏水、雖小橋不敢過、稍長、率諸小友習水嬉於湖中、又得荷蘭船師之指教、遂能乘小船以容與乎中流、倘得一帆風順、萬里浪不難破也、乃他麗姬太后、懼其失足、止之不可、柔髮野公主、貪攬國權、欲據皇位、以彼得雖已遜國、而年日壯健、且多材能、心甚畏之、密與寵臣恰六必帖謀、以兵圍彼得之居、盡誅其左右、而幽其母乃他麗姬於冷宮、流其師作爾於遠裔、彼得將自殺矣、兩武弁護之、突圍而出、逃至脫六伊隨國、人皆曰、是眞主也、朝臣軍民從之者如歸市、彼得遣使告其姊、而索寵臣恰六必帖、柔髮野懼見誅、乃謀於主教、主教命殺恰六必帖、而以兵錮禁柔髮野於山寺、使使迎彼得入都、卽帝位、以愛緊爲柔髮野所立、且不慧、故莫之顧焉、彼得智勇兼備、秉性精明、久歷憂危、愈增材藝、加以親賢禮士、政治日新、風俗丕變、而其經綸之

零陵吳光裕口
劉慶曾西圃

富器識之宏尤爲歐洲賢主中首屈一指惜其不自尊貴好微服作狹邪游至馬士克舊京流連風景樂不思歸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故恒不免於君子之譏云

彼得志在富强於水師尤極留意往往親登兵艦督率駕駛常遠至阿根足海道太后出自冷宮以彼得屢犯風波不測之險戒之曰我國歷代皇帝從未一見海水汝何輕身若是彼得不聽嘗微服出外之際嘗與商民軍士及他國軍官同坐飲食衆咸不知其爲俄皇也又設船塢以造船見船即乘之不論精粗美惡幾死於水者數矣而無畏懼之意竟率國中之兵艦直造阿勒克其之白海而還初愛繁第四爲俄國主曾有英國人乘舟至俄適逢冬令舟膠於氷其險也可想彼得以爲欲與西方法度嚴明之國相往來必取道于北方之白海否則須由南方之黑海但北海屬瑞典國黑海屬土耳其國向者曾與荷與兩國訂立

和約同攻土耳其未能得志今欲西遊宜先張我兵威然後投無不利乃遣將軍干立生率師以攻川尼亞剛遭敗衂于是簡命三將軍分兵三路彼得親臨節制進攻黑海之埃兆口復因兵船鮮少不敷調遣而敗彼得憤極退回麼谷舊京以復仇爲急務禮聘荷與普意四國之老于軍事者訓練新軍既成營再派水師由敦江直抵埃兆口而佐以陸兵遂破埃兆振旅而入大獲全勝軍民降者甚衆皆四國人訓練之功也昔者俄人好自誇大不欲借材於異地至是舉國皆喜獲外人之助餘威且徧震於歐洲及至凱旋飈境臣民皆遮道而呼萬歲比回麼谷邑民懸燈結采相率遠迎歡聲雷動其時統軍諸將帥無不車服輝煌而彼得則仍用綠兵冠服意氣揚揚甚自得也遂乃精練海軍遣氏人三千戶往埃兆海口而調兵剛隊以資保護兵餉不足大臣主教及商氏人等皆願加抽賦稅相助爲理彼得又由外國延聘精於造船之人

以教俄工、復遴派羣臣子弟五十人、分往意荷英三國、學造船隻、俄皇親自督率、夜以繼日、蓋謂唉光之役、皆因諸事躬親、始獲大勝、況造船爲當務之急、尤宜不憚勤勞也、一千六百九十七年、簡命三統帥爲出使大臣、遊歷西方之國、隨帶官紳之子弟、及軍士商民、共二百七十人、彼得亦厠其中、行踪甚密、行至里格、其巡撫不知爲俄皇之尊也、侮之、至日耳曼之某屬國、時彼得年才二十有七耳、國之某公主、見其應對精敏、而舉動輕躁、心疑之、因問其面黑目深之故、彼得以用心太苦對、語見公主日記、至荷蘭、見造紙者、必代造數張、見煅鐵者、必代煅數鋌、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常不眠、好奇物、凡有所聞、必往視而後快、其造兵船也、數月不能就、軍官某言、凡事必先明其理、然後能成、臣聞英人性甚巧、製物皆有成書、倘往英遊學四月、宜可了然於心矣、彼得即往英國、日至船廠閱視、遇有奇材異能之士、一一禮聘至俄、及回至荷蘭海

而忽遇大風、衆皆股慄、彼得笑曰、汝等曾聞俄國皇帝、有死於海者乎、是役也、歐洲各國遊歷殆徧、獨未至法蘭西、以其常讎於土耳其也、將往意大利國學兵法、忽聞本國警報、遂兼程回麼谷舊京、

初、彼得銳意自強、欲盡變國中舊法、而衆心不悅、常有揭竿之變、商民人等、又苦於抽稅之煩苛、相率梗令、羣臣尤不順、乃彼得壹意孤行、不爲浮言所動、且棄祖制之衣冠、而改從日耳曼之服色、又效他國語言、以殊禮待外人、衆心更恚、遂流言、彼得係日耳曼醫生之子、非先皇虎辣西施之苗裔也、我祖制、俄國人無薙鬚與吸烟者、今彼得既令臣民薙其鬚、又口自吸烟、非他國之族類而何、及將遊歷海西、人心益憤、因相與譌曰、從前俄國皇帝、有遊歷他國者乎、又謂、我國人於日耳曼土耳其兩國之人、向皆不能分辨、又何知有英法諸國、其好爲譎語者、更爲人言彼得行至丹國、作商人裝束、丹太后詷知其僞、遂下於獄、又有

仇人、納之於密布鐵釘之木桶、而拋於海、幸有兵丁救護、始獲生全、又有言、今彼得仍禁於丹、其回國之皇帝、另係一人、非眞主也、謠詠紛紛、多出意想之外、而國中兵弁、思亂尤亟、遂欲推戴柔髮野爲主、當彼得頻行之際、叅將栽渴納先已激怒部下、倡率而爲亂、彼得即命擒捕、反者竄匿、而戍於唉光之兵、莫不思父母戀妻子、及彼得至邏架、各戍卒衆口喧啾、聲訴其防戍之苦、且言遠戍三年、無人瓜代、遂有兵二百名、不候軍令、欲擅回馬士克城、彼得之近臣某正駐馬士克、恐其滋事、急以好言撫慰、召令歸伍、不謂各戍兵、又接柔髮野私函、激之爲變、畧言、汝等遠戍誠苦、余深知之、然日後之苦、尙有不止於是者、何不全回馬士克城乎、況頃聞皇帝彼得業已客死他邦、而國人心懸皇子、不使即位、凡彼得信任之各官、亦已全行正法云云、由是馬四克四營之兵、悉離防所而謀作亂、幸其統領夏盈葛珍兩將軍分道截回、慰勞歸伍、各

兵言、我輩道死甚多、糗糧又甚惡、終歲勞苦、筋力積疲、天下有如此可憐之戍卒否、兩將軍亦無以難也、各兵見馬四克城風俗不同、俄人有薙髮吸烟者、心輕之、又言欲入城整頓者、兵覓鳴鎗以逐之、獲其殿後者、囚之於獄、彼得既回國、以其鎮將意國人之柔懦也、遣之、又恨其姊柔髮野、前在曲也撒地方、幾斃其母、今予此次西遊、非圖逸樂也、蓋爲百姓也、乃猝然爲亂、致阻意國之行、遂盡誅爲亂者、以明國法、又念先曾祖哀禮乾綱獨斷、令出維行、我獨何人、不能效法、且謂謀逆首惡、皆長鬚之人、苟不亟圖振作、日後何以馭衆、乃於是年八月二十六日、下令國中全行薙鬚、而自執利刃、親薙各官之鬚、凡爲亂者、皆治以絞罪、十月三十日、法場之上、纍纍者、皆待絞之人、主教者心大不忍、急取天主馬利亞像、進呈彼得、彼得並不瞅視、即令送回、曰、我所頂禮者、上帝、與爾無異、我所究治者叛人、與爾無涉、國家大事在於保民、爲所當爲、

何庸姑息時則絞犯二百三十人皆坐車而來辭父母別妻子哭聲直上雲日爲愁彼得命將罪案向各犯逐一宣讀訖加派軍官數員帮同處絞彼得且親絞五犯與人擡布在旁幾於不忍卒視凡歷七日殺千餘人兼不准親族收葬而盡髡柔髮野之髮禁錮廟中其助柔髮野爲亂之二人則縛而活埋於地下於是頻年爲亂之老兵誅殺殆盡各營之隸尺籍者皆新兵矣

俄屬之克薩克城濱臨敦江兵力最强一千七百六年俄之向爲奴僕者及其散卒奔之克薩克地方官不許收留克薩克人曰此輩窮迫可憐我等情殷保護爾乃反欲驅之乎且此輩在國不堪苛稅是以逃也於是遂叛殺俄之一藩王而掠俄之屬地更欲乘勢以攻唉兆而揚言我等非叛皇帝實不忍長官之偪也俄皇聞警派兵攻之獲其酋誅之其從逆者十人中必殺一人投其尸於河沿流直下使人皆知叛逆者

必受誅、庶幾相與戒惕也、小俄羅斯有藩服焉、亦曰克薩克、其酋長默顋拔、受封於柔髮野、彼得卽位、默顋拔頃心事之、彼得亦待之甚厚、默顋拔家世武臣、性情酷虐、人多有仇視者、彼得益以爲能、寵眷日隆、凡有言其過惡者、卽交默顋拔懲辦、然默顋拔雖受厚恩、常苦俄國强抽屬國之重稅、況聞恃其强盛、欲侵瑞典國、兵餉浩繁、必更重歛、又日侍彼得之側、貪羨其權勢、今瑞俄搆釁漸急、私心竊計、兵連禍結之後、我克薩克一城、非遭俄并、卽被瑞吞、莫若暗助瑞典、幸而瑞勝、尙可圖存也、有探知其謀者、告於彼得、言默顋拔事主不忠、並搜獲交通外國之書以爲證、彼得仍不信、將言者及私書、亦送交默顋拔自行究治、其始、凡有叛者、默顋拔皆告彼得、及接讀某公主糾約爲變之札、則笑曰、此懸婦欲間我與彼得之好也、若生嫌隙、我何以安身哉、立將來信焚燬、因而秘之、旣而瑞典與俄開戰、默顋拔雖竊弄權勢、而難以支持、詗知

諸屬國、因俄皇川兵、不甘輸納重稅、類皆心懷怨望、及接彼得飭令、預備添兵聽調之旨、默聰拔盡收觖望之人於部下、而定計帥以歸瑞典、又致書於波蘭國君、言波蘭兵力未甚精强、臣願以勁旅代爲盡力、事甚詭秘、惟其心腹臣阿立克知之、阿立克機事不密、漏言於部衆、部衆急赴軍前告變、語多切摯、彼得仍不信、待之之厚、無異昔時、並將首告默聰拔者、定以發配之罪、餘則加以酷刑、必使自承誣告而後已、既承、則發交默聰拔自行誅戮、默聰拔自維恩澤不能久恃、奸詐不可常行、心滋愧懼、而與之相厚者、亦勸其彌縫過失、以免禍患、默聰拔不能聽、其時瑞典國王、已率師逼近克薩克、默聰拔自維不能中立、愈增惶急、又接彼得嚴諭、迫令帥同所部以禦敵人、默聰拔託病不出、迨兩國鋒刃既接、默聰拔竟帥所部、與瑞典之兵、夾攻俄兵於回爾托瓦地、彼得至是、始知默聰拔負恩背德、與敵連兵、大悔從前之誤、立命一將率領

偏師,破克薩克之伯托林城,屠之,默題拔自知得罪,又不禮於瑞典,無地可容,逃至土耳其,進退無路,艱難以死,俄皇旋命斯克六拔士克接理克薩克事,其民咸踴躍以助彼得,惟兵無統帥,屢爲瑞典所乘,俄廷乃派員往駐,兼治國事,因家爲,又許其在諸屬地治產,於是克薩克歸俄外部,則至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在馬四克京城,另立一衙署,專管克薩克國公事,於是蒸蒸日上,大異於昔,先是斯克六拔士克甫理克薩克事,旋卽病歿,彼得環顧廷臣,無可立者,且鑒其前失,欲愼選賢員,以正一國,而卒不可得,一千七百九年,因命克薩克或有軍事,必先稟命於俄廷,不得擅自起兵,

平波羅的海諸省

西歷一千七百年,俄皇彼得已於黑海得唉兆口岸,北海亦親往遊歷,察知此兩處尙難通至歐洲,因欲取道於波羅的海,惜邇北沿海五省地,先有屬俄者,今皆改屬瑞典,事大不便,心恒悒悒,時瑞典王嘎耳利

第十二盡削其諸侯之大權、諸侯胥怨之、爰有一藩侯、糾約三鄰國、各由本境進兵、約期同攻瑞典、三國者何、波蘭、丹墨、俄羅斯也、彼得忽得此機會、喜而許之、詎意瑞典王亦能軍、先敗丹墨、次破波蘭、最後遣兵八千名攻俄、適値大雪、冒雪潛進、俄兵六萬餘、屯於某隘、不意瑞人之突至也、倉猝中亦不知其多寡、大驚、奔潰、輜重盡爲瑞有、瑞王驟勝而驕、以爲釁起於波蘭、必先征服波蘭、再與定盟、然後可久、於是積時累月、始與波平、而俄則乘其休暇、從容有爲矣、先是彼得敗歸而後、志氣不衰、急圖湔雪其恥而後快、於是鑄炮三百尊、訓練新兵十隊、每隊馬兵一千名、另派二百五十人、入武備院肄習陣法、以備指揮、越一千七百一年、命庫總兵帥師伐瑞典、勝之、瑞典之軍、死亡過半、復勝之於水路、奪瑞典兵船七、次年又伐之、瑞兵八千名、死於俄者蓋六千焉、尼瓦江口、瑞人築有炮台、甚固、全國之鎖鑰也、亦爲俄人所據、於是彼得始

哉謂歐洲之路可通也遂自尊其都城為聖彼得堡明年又獲瑞典兵船二沿波羅的海諸省以次削平其民有不降者彼得痛加誅殺始懼而服忽接本國軍報知國中又有反者即命庫總兵往平之兵勢益强彼得思前與共事之國皆與俄同心者也乃遣兵助波蘭等國

初歐洲各國皆奉羅馬教大有惟我獨尊之意及耶穌教大興奉羅馬之君視之如仇敵日尋干戈幾無寧宇瑞典王嘎爾利第十二之祖古思塔布亞多羅布思慨然曰人亦期守法耳何乃分門別戶緣教事而誤國事哉自今伊始有敢以異教為仇者余即移兵討之由是各國洶懼皆願任其民人信奉何教官不顧問有一二仍執己見者古思塔布亞多羅布思脅以兵力全洲以安人咸畏其威而感其德至嘎爾利第十二時平波蘭適與國人又有為教而受害者以嘎爾利必能繩其祖武紛紛求助嘎爾利遂力勸奧皇毋得苛待教會民人欲奉何教必須

聽其自然與王許畧又命與國將所掠之俄人一千五百名日耳曼官四百員交瑞典處治與亦允之瑞王威名日著法蘭西人適與鄰近各國交鬨衆小國恐瑞與法合將有國破家亡之禍遂相約莫敢犯而瑞王別有深意殊不肯助法人法亦知寡不可以敵衆兵端遂息歐西方北慶昇平乃俄忽據波羅的海濱諸城邑瑞王嘎爾利切齒怒恨日圖報復遂於一千七百八年徵兵五萬一千名進伐俄羅斯嘎爾利自率驍騎六百親爲前鋒俄兵禦之嘎爾利敗績幾爲俄擒瑞兵第二隊大至始免時俄兵僅有二萬人交殺俄兵退瑞兵又進俄兵後隊一萬六千名與前隊二萬人合遂大戰瑞王獨當一面所乘之馬斃左右護衛大臣多陣亡隨王左右者僅四五人耳瑞王震怒招集散隊遂敗俄人乘勝前進而不知後隊一萬八千人已爲俄兵截而殲之也餘兵六千人皆爲俄俘時值嚴冬俄地苦寒飢疲之兵至有墮指裂膚者艱苦至

此、瑞王亦可知難而退矣、乃猶徵兵抹馬、轉戰而前、延至一千七百九年、夏、俄皇彼得親率雄師六萬人、命庫總兵將中軍、門總兵將左軍、任總兵將右軍、布總兵掌炮隊、俄皇親誓於師曰、俄土有衆、悉聽朕言、此次之戰、爲國爲教、又爲爾等身家、幸勿言爲朕也、卽朕亦當舍死忘生、爲爾驅除大難、如其不然、戰敗而還、朕無以爲國、爾亦無以爲家矣、爾其勗哉、瑞兵旣已深入重地、亦知勝則有家、敗則不返、瑞王激厲其衆、務死戰、甚至鎗子穿彼得之帽而過、鎗斃門總兵之馬三易三斃、俄衆洶懼、瑞兵似已操必勝之權矣、乃瑞王不諳兵勢、忽命分兵爲二隊、而流其中、門總兵急帥精騎、橫貫而擊之、瑞兵左右不能相顧、而彼得大兵、又如風雨之驟至、遂致腹背受敵、倉皇奔潰、瑞王乘馱轎而逃、而馬爲炮所斃、易以二十四人舁之、又死二十一人、瑞王僅以身免、貪夜奔土耳其、其餘兵、大半死亡、僅有子遺、盡爲俄俘之以歸、是夕、彼得收瑞

官之降者、宴於帳中、語之曰、是役也、爾軍進退勝敗之機、增朕識力不少、爾等誠朕之師也、良可欣喜、其不自矜伐如此、師旋、凱歌競奏、舉國之人皆喜、俄皇不憚勤務、講求練兵之法、今果收大效、且又能遵奉天命、舍生以救人、可卜昔日聽命於瑞典之諸國、將來必聽命於俄也、

外史氏曰、俄羅斯一國、前在歐洲無關輕重、彼得奮發有爲、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舉凡行兵造物諸學、無不講求而考究之、是以部伍嚴整、所向有功、迫侵瑞典而據其地、瑞典尋仇、又使之隻輪不返、自時厥後、俄之威名、遂與英法美奧德諸大國並列、藉非彼得深探國家興衰之由、以訓其軍民、又何能浡然而興哉、瑞典龐然自大、一蹶之後、已不能振、而又懸師深入、犯憤兵之忌、遂致一敗塗地、安危得喪之機、可令人深長思也、俄人既據波羅的洲濱地、因以建立國都、與歐洲聲息相通、馴至歐洲各國、每有新法、彼得無

、不先知、此其所以終致富強也歟、

俄國之初、榛榛狉狉、幾有不識不知之意、當我中國趙宋時、希臘教會傳至俄國、始有振興之機、其一切治國規模、亦皆仿照希臘、越七百餘載、國勢日蹙、積弊發生、顧未嘗一改舊制、大主教尼肯識微慮早、思欲有以改之、而俄民心志不一、猝難集事、俄之有職人員及士子之曾游歐洲者、睹歐洲治國教民之事、似較本國有上下床之別、及回國、皆效西國以服、以示向慕之意、且常向衆而達、我國不亟思改圖、恐必居於人後、其所向有功之處、總兵卽游歷人員之一也、彼得幼時、卽習聞更改舊章、以從西國之事、旣長、躬游歐洲、循環察視、比返國、乃宣言曰、歐洲各國之政、眞善政也、我國亟宜仿行、否則日後必爲所制、乃決計乾綱獨斷、不欲徇其舊俗、及據波羅的海濱諸郡邑、已收新法練兵之效、又念有國有家者、必文治與武備交脩、乃可以長覊遠馭、雖長天下、先

是俄有佃戶二千萬人、皆隸於貴戚富紳、世爲奴僕、彼得以歐洲之西陲、其始亦有世僕、一旦盡釋爲平民、實政之尤善者、心竊慕之、又以歐洲各國、教養諸事、皆出人上、立意仿行、乃聘英、法、荷蘭、瑞典、瑞士、日耳曼、諸國之名人至俄、或令譯書、或供制器、皆以教其民人、凡有奇技藝能者、務羅致之、以廣裁成、又恐其學之不速也、自御西國衣冠以倡之、令學者亦皆效法、以示心儀西學之亟、

俄羅斯一境、雄跨歐亞兩洲、疆域既廣、民俗不一、彼得即位以來、奮發有爲、躬歷歐洲諸國、擇善而從、先學其練兵之事、得以開拓土宇、通歐洲之捷徑、而據之以爲都城、及乎武畧既展、文教聿脩、然獷悍之民、不易能遽使之順從也、彼得乃剛柔並用、行之以漸、卒以革故鼎新、茲僅畧紀其改正國俗之事、可默想其裁成化導之至意焉、先是俄俗、人分三等、一爲世家之裔、凌夷而爲農家者流、然仍自恃其閥閱、妄自尊大、

一爲農家、佃人田以耕種、終年租稅悉歸田主、三爲奴婢、往往有一家而畜奴至數千者、主人欲賣其奴、則離析其父子夫妻而强賣之、及彼得爲政、無論何人、盡按其戶口、使納丁糧、較之中華隸丁於田、於仁政固屬不遠、而畜奴多者、盡令其主人納稅錢、已隱寓革除之意、有時主人欲賣其奴、則首嚴離人父子夫婦之禁、違者治罪不貸、又以各省會州縣城中人亦分三等、彼得按日耳曼章程以改之、至於外國人之寓俄者、許其隨處設肆貿易、並准置買莊田房產、或欲與俄人結婚姻、及在俄爲官、亦隨其意、教堂中禮拜等事、亦所不禁、惟其人欲出境、則必令按其產業資財、以十分之一交於公家、俄之貴族、先有因其祖父功勳而得封蔭者、類皆習爲驕貴、歷年既久、諸膺生半屬紈袴、毫無才具、但知襲祿位以驕人而已、彼得力改陋習、諭以現在爲官供職者、始爲貴人、他毋得濫、並分文職、武職、教會爲三等、而三等之中、又各分十四

國政戎務
教會

品以爲尊卑、不得淩躐、俄俗凡有產業者、父死其子析以爲己有、彼得出令、使按日耳曼章程、改爲均歸冢子承受、其餘諸子悉聽冢子教訓、並各宜努力潛脩、以增財識、將來可皆爲貴官、以寓鼓勵之意、又恐其分析財產而終歸貧弱也、然未幾、仍歸舊制、又俄俗婦女不輕出門、男女不同几席、彼得以爲、無論男女、皆宜自正其心、初不以形跡爲嫌、自此、更示相親相愛之雅、

俄廷向例、每有機務、必先廣告各處官紳、相與議定而行、自彼得乾綱獨攬、始設機務處、如中朝之軍機處者然、初命九人攝理、後乃增至多人、凡機務議定後、命一人專司、頒詔下、各部遵行、復恐未臻妥善、遣四十人往日耳曼國、習其令典、歸而仿行之、其外復設十部、一洋務部、二戎務部、三水師部、四戶部、五稅糧部、六刑部、七世職部、八製造部、九礦務部、十商務部、命官分理、每部又各設一書院、延聘各國名人以爲教

習、兼採他國章程、參以本國定制、務衷至當、其各書院總教習、定由書院中人公舉之例、概不由君上遣派、先是俄國各道、分設專官、大權獨攬、彼得命分全國爲四十三道、而隸於十二省、又命各紳士公舉數人、遇有政務、會同各省各道員商酌辦理、京畿之內、亦照此例、而由此數人中、再擇一人、以爲總理、其最要者、則在於製造商務、彼得因著爲令、曰、凡公舉辦理此事者、半用外國人、因其於製造商務、較俄人爲稔習也、外此各大城諸事、亦公舉實員管理、而遞制於都中、總理大臣、各城之實員、久乃皆通西法、街道房屋、務求整飭潔淨、藉非彼得之躬歷各國、親知其利弊、亦曷克上行下效如此之速乎、新章既定、彼得又密查各官、有無貪婪之弊、查得有一官、暗呑國帑、若而其屬下司籍之人、乘機欺蝕、彼得卽嚴諭百官曰、欲使百姓均霑實惠、必自爾百僚各矢清潔始、爾百僚果潔己奉 公、吏役自不敢肆、因戒以官箴、如中國衙署中、

奉旨勒石所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之意、旋又查出亞洲境內之西卑利亞總督、婪贓不法、彼得乃治以斬首之刑、以儆其餘、一時威令大行、人咸知懼、至於歐洲律例、惟瑞典最爲確當、俄國則無論何案、一入公庭、未問先笞、彼得欲改從瑞典、而恐其太驟、命稍寬焉、但期以漸革除、而各道城內、以迄鄉閭、各設問案之官、皆命稟詳於刑部、以爲准駁、其餘設施、大抵類是、考俄國未經整頓之先、每年進項纔得銀三百萬羅卜、合銀洋一百五十萬有奇、至是驟增至一千萬羅卜、歷十五年、更較前增三倍焉、此改絃更張之成效也、初俄境盜賊縱橫、彼得以練兵勦之、惟壤地廣大、兵額宜衆、兵費尤繁、乃以精益求精之法、練陸兵二十二萬、水師二萬八千、大兵船四十八號、小兵船八百號、不特可禦外侮、盜風亦自是少戢矣、先是俄之興、由於教會、然自有教會以來、京城有大主教一員、其權勢之重、舍皇帝外、無敢比擬者、

彼得又欲改之、乃先於各部立書院之例、至是又創設聖議院、凡教會中之規條、亦公舉數主教共議、不專由大主教一人、然後示以章程、曰各主教處必各設書院、凡傳教之子弟、若有不能讀書者、則令改隸兵籍、查俄之教士、向分出家及不出家兩等、聖議院既立、凡年未三十之人、不准出家、其出家者、亦須讀書、然後大小書院、以及醫院、無不大興、彼得又命主教等多著有益之書以訓世、教會中以彼得爲擅改俄國歷代相傳之教、羣情沮喪、內有數人自知時勢所廹、有不改而不能者、乃別立爲新教會、蓋因舊教會而名也、此外又有歐洲各國教會、本與俄國教規不同、日久乃分爲三等、一新教、一舊教、一外國教、遂不免有相傾相軋之弊、彼得知其各有佳處、故外國禮拜堂亦親至焉、今尚有寶座在堂中、又詣新教堂而諭之曰、上帝命朕管理國事、惟人之良心、乃上帝自行掌管、非人所能管也、若按良心作事、有何阻礙難行乎、又

至舊教堂論曰、我俄之興、固由教會、然事貴變通、所有規模、亦不可拘泥也、查彼得務欲三等教中人、廣讀書以明義理、則既無黨同伐異之弊、亦無隨時更改之勞矣、

俄之北海一口岸名曰亞剛阿荷蘭日耳曼人、昔常由海道運貨通商、然必繞道瑞典、頗苦迂曲、至俄國人之販運於此者、遵陸而行、天氣苦寒、路又甚遠、乃改於波羅的海角之新都、聖彼得堡創立碼頭、於是得免繞道瑞典及苦寒遠路之虞、而商民仍有繫念亞剛阿者、彼得姑准其兩路通商、而逐漸增加亞剛阿之稅、商人遂相戒裹足、彼得又念國中之商、運貨於陸路甚屬不易、乃爲民開運河一道、由彼得堡通至內地之東省、民皆便之、又爲民開通各大河、使之相連、無論何處、舟楫皆可直達、此彼得立埠運貨之法也、工尚未竣、又與歐洲數大國、立約通商、使商民知歐洲各國所缺、而俄國所有者、急爲製造運銷、其歐洲所

有、而俄國所無者、又諭商民急往販運、又睹本國農民、收穫之際、皆用鐮刀、一人一鐮、甚覺費力、乃諭民曰、爾等誠學歐洲所用之長刀、則一人可抵三人之力矣、又勸民徧種桑樹、葡萄果、烟葉等物、其歐洲極肥健之馬牛羊等畜、勝於本國者、諭民務望販運以來、至於各要工、各礦務之類、則諭民曰、爾地主人等、務須及早開辦、如其不欲、則國家將許他人及外國人來開、不可使至寶久陷地中也、如敢阻撓、殺無赦、由是俄國大商、皆出而辦礦務、有商人名代米多者、由辦礦以致極富、至今猶有稱之者、其時化學尚未甚興、彼得更諭使立化學局、以製造各物、兼察各種布疋、並船中所用之帆幔、與夫哈喇、洋絨作襪之絨、織金紬緞等類、凡英、法、奧等國工人之工此藝者、皆延之來、設局製造、並使本國人赴局學習、俄人初恐製造此等貨物、不能銷售、彼得諭之曰、爾等無慮、其各立局、我將使各兵丁舟船貴族人等、凡國家所有事者、均往

購之、又念本國人所穿之靴、形狀甚陋、命人往歐洲仿其殿式製成而使人易焉、凡此、皆彼得之苦心經營也、然其初創規制時、則有大難者、俄國各省官員、類皆以剝削民利爲生、不盡樂遵勸諭、是以商民少踴躍者、然歷年仿照新張、織造局已有二百處、各國新法既已精熟、而又皆能獨出心裁、自創新式以製造矣、彼得既整頓內外諸政、皆獲實效、復以北方波羅的海濱、據地無多、南方黑海之濱、地亦有限、乃欲逐漸蠶食、以脈通南北海路、自揣曩昔、練兵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今玆出兵、必無不利、故遣兵南侵土耳其、土兵甚衆、不利而退、復遣大兵、北侵波羅的海濱、又獲據瑞典之數省地、歐洲大震、目之爲虎狼、俄、各國於是共效合縱之法、合力以抗之、日耳曼與俄逼近、防備尤嚴、彼得知不能專恃民力、重命駕親往歐洲各國以覘之、既返、遣其大臣往與瑞國立約、以爲將來攻弱侮亡之計、旋卽息兵安民、以敦鄰好焉、彼得自

即位以來、綜理國務、爲小民勞心者、皆著成效、先練歐西兵法、以防外侮而制內亂、旣已底定、而後經營水陸各路、以通商利農、於是商農殷實比戶可封、與教師商製造之法、立各書院學堂、不惜重金聘請各國名師名將來俄、以教習之、及至地拓財豐、乃諭民曰、朕勞心瘁力二十三年於茲、皆爲爾百姓謀生也、今國家大勢粗安、願與爾百姓休兵息民、以共學各國有益之事、爾百姓其各知之、俄人聞之皆大歡喜、以爲我皇之言、實生民之幸也、乃相與擬上俄皇尊號、爲大彼得、

救主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日本變通興盛記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

上海廣學會印

日本變通興盛記目錄

改紀國政之由
改變內政
改變外務
仿效西法
交通西國
日皇出遊
水師
鐵路
學問
道德爲各學之本
設會

附三條實美公小傳
附有棲川親王小傳
附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合傳

改紀開皇之始

日本變通興盛記

英國李提摩太著

日本之立國也始於中國春秋之際其時草莽甫闢未有紀述後世鋪張符瑞大都荒遠難稽迨東周惠王十七年辛酉天照大神五世孫神武帝即位以後其佚事乃時時見於他說乂十傳而至崇仁帝其元年甲申即漢武帝天漢四年也泰西紀事家謂帝曾用兵於朝鮮厥後則閉關自守謝絕外交至隋始與中國通聖武帝神龜元年甲子即唐元宗開元十二年時佛教入其國已歷一百七十餘歲帝始崇奉之命鑄半身大佛歷二十年始成其他可類推矣孝謙帝天平勝寶元年己丑即唐元宗天寶八年越六年甲午副使吉備眞備返自唐而阿倍仲麻呂冒改姓名曰晁衡入仕於唐爲秘書監光仁帝寶龜元年庚戌即唐代宗大歷五年晁監卒於唐是爲日人仕於中國之始後鳥羽帝文治元年乙巳即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自神武帝至此凡一千八百四十

二年矣越明年丙午命源賴朝爲總追捕使是爲武人專政之始從此日本國政盡歸大將軍掌握日皇世及將軍亦世及日人心豔將軍之位而薄日皇故大將軍有被篡奪者皇位則無人顧問也太阿倒持至此而極歷代幕府設於東京無論大小政務羣臣盡關白於幕府甚至國中賦稅所入每年惟供給日皇若干金若視爲常俸者然一切度支出入皆儲幕府全國官民皆畏之日皇退居西京皇宮之護衛要隘之防守一撤而空將軍之東京則兵衛森嚴屹然擁雄都之勝幕府下令國中士子讀書向日皆以中國經史爲宗自今伊始概不准私自誦習蓋亦如秦始皇之以愚黔首也而命其幕僚著書立說頒行一國又如宋王安石經義字說之類士子不敢不遵其時日本貴族分爲三等一則隨日皇而世居西京父子祖孫迭爲顯宦一爲僧衆許居閣若徧於國中極煇煌壯麗之觀而僧之學識亦足以副之故舉國莫不敬畏一

則幕府之屬僚及歌功頌德之士子相沿凡七八百年國亦政弊民貧俗陋幾為五洲各國之所不齒乃忽焉而有今日之强者何也一日改變內政一日改變外務日人渾其名曰維新之治然則日本今皇誠人傑矣哉

改變內政

溯二百年前日本某帝西人稱之曰彌特欲變國政訪求名士討論古今治道勒為一編名曰史記總二百餘卷讀者恍然前此所奉儒釋二教其源皆來自他國遂欲一律禁逐而改歸祖宗以來神道設教之本大將軍心滋不悅嚴申厲禁帝不得已為之刪改三卷始獲頒行然書中論及君臣上下之故形迹未能盡泯國人乃深怨將軍之專擅遲之又久衆論僉同日本今皇明治元年戊辰即中國同治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舉國之人同時並起皆以改革國政為名不數日間竟削大將軍之位而逐其黨之為諸侯者二百五十國大權悉歸於朝廷

於是抑佛教而重神道又欲擯逐外國人不使再有互市諸事此日本改變內政之漸也、

當中國明末之際歐洲人撒非會至日本傳教已歷五十餘年而卒遭禁逐惟許荷蘭國人在海角小島通貿易至中國咸豐三年美國人斐利直入其過近京城之某海口立約通商各國聞風畢集兵輪交錯於東海時尙將軍執政本不欲忽開海禁而念勢不能逐無奈允之日本南藩薩摩侯則雅不以杜絕外交爲然因揚言曰國之病根有內有外欲除病根須上下三千年周知本國歷朝之事縱橫十萬里洞知外洋各國之事然後以爲法戒不可徒任我執政者之胸臆而漫焉爲之也然大將軍雖不能禁人讀歷代之史猶能禁本國人作異國之游蓋恐人知各國之政俗致妨己之專政也豈知竟有夙權擅勢酷好學問之二十七人潛踪出口往遊歐洲遠至美國徧考各國之政事風俗而躡

仿效西法

其後者每年不絕於道皆遵薩摩侯之訓學識日增咸豐八年薩摩侯卒而前後十年中出洋學成之諸人陸續回國愈不善將軍之所爲然後內外同心一朝而盡革其弊此日本改變外務之漸也

溯查日本於二十五年之前並無鐵路電線海燈製造局書信館等類亦無通行泉布之善法水陸師徒亦無紀律國中則道茀不可行軍中則僅有鳥鎗及弓矢戈矛諸物較之西國皆萬不及一今則徧國皆築鐵路名區大邑無不旁通曲暢電報所通亦不在西國下昔年水師之不能比歐西下國者今更儼然與歐西上國並駕齊驅又精練陸師六萬名另有備用之兵五十萬郵政局亦效法泰西不第各州縣日通音問下逮村莊鎮市亦可朝發夕至商民交口稱便街道則一律興修無異泰西各大城其碎石之塡砌而成者快車如流水又有行走馬車之鐵軌與人力車夾道而馳又設各大書院皆延請各國名師教士予以

各國之事在昔日皇深居簡出諸事但憑奏報今恒躬自巡幸接見臣民查考技藝製造軍伍諸事各部大臣大半皆曾歷外洋均能灼知各國之事昔之選官多趨勢而徇情今則第論才藝不分門第皆曰任官惟賢才日本有爲日本既諸事步武泰西又擇五洲各國中利國利民之善法以備仿行此日富強之勢較之二十五年前不止十倍故諸國咸欽佩嘉獎津津不去口嗚呼亦偉矣哉然而維新之治大將軍不得謂爲無力也

當中國咸豐年間西人初至日本堅欲通商時尙大將軍秉政深知西國艦堅兵利萬難與之抗衡雖本國向無開海禁之例而一言央絕必致大動干戈於是躊躇日久無奈允與立約既而幕府措辦外交但覺萬分棘手毫無善策不得已而思其次遂遣人分往泰西各國訪求其事而博習之以備將來之任使至明治元年日皇親理國政亦不知如

何而使主賓浹洽如何而使章程穩妥幸大將軍前派遠游之士有陸續歸來者朝廷殷殷訪問始覺稍有把握於是凡從外洋返者卽量材而委用之日皇復屢命親王及大臣等親往歐洲考察各國之事得其辦理情形遂擬定新章延聘五洲名士來國襄贊內政外交凡受聘而來者多至四百餘人名賢屢至國事鼎新乃酌分爲十部一曰宮禁部二曰兵部三曰海防部四曰內務部五曰外務部六曰刑部七曰戶部八曰教部九曰商農部十曰郵政部各部皆設尙書等官而總其成者則畧仿中國軍機處之制而日皇又分命各部大臣小吏務各心精力果每得一事擇善而從期不落人後而後已各部亦奉命維新競相揣摩矢登峯造極之心定長治久安之策其由外聘來之四百餘人則分隸各部命爲幫辦當中國同治十一年卽明治五年正月間海防部所屬之製造廠大工告竣日皇命駕親往而落成之是年四月間日皇又

親詣教部所屬之新大書院內有上等學生三百五十名聘外國名師二十人為教習講求新法日就月將日皇顧而樂之另有學生六百人肄業於中等書院學習外國語言俟其嫻熟以備升入大書院之選而各村落閒凡有男女老幼滿六百人之額者必設一小書塾凡共五萬三千餘所徧國中星羅碁布教習不敷應聘更召回出外讀書之各學生以分教之彬彬乎稱極盛矣日皇又知外國之治郡邑皆係因時制宜與治國之總攬大綱者有別乃復命官往而察之俟其回朝陳奏仿而行之豈酷慕俄羅斯先皇彼得之所為故事必躬親勵精求治以期日本之大興盛也

同治十一年六月日皇乘坐兵船出巡南海而至西海其水師提督某君係學成於荷蘭歸而授以職者也日本歷數千年來未曾有一出深宮之主今皇幡然變計毅然創行八月回京十月間據報新創鐵路告

成日皇命駕復出徧國大臣無不扈從六七與國使臣俱在列甚至高僧之爲國師者亦出而觀爲東京城廂內外高張國幟滿街燈彩炫麗煇煌民衆數十萬人塡街塞巷爭覩盛儀爰有大商四人遞呈賀摺大畧謂火車鐵路誠爲養民之善法果能徧國皆通將來有益於民者更無窮盡云云日本名分素嚴商人雖富從不許親覲君王而日皇則特准之可見其於士農工商均能溥愛而無偏勝也是年日皇又命兩大臣分駐外國設領事官者三隨後續增外洋各國欽差衙門及領事官十員仍慮其民昧於外務而有所阻隔也命徧處設立新聞紙館以講論各國有益於民之事俾其欣然領會第即東京而論凡設十館每日所出報紙不知其幾千萬張也各省效之多立報館專講五洲新事公家所設書信館帶信之外兼帶報張分遞於各郡縣於是徧國人民俱曉然於各國之事之有益於民實非淺鮮故不論朝廷出何新法百姓

不但毫無阻隔而且羣樂遵從所惜者報中所論各事僅得其大畧耳然使專立各種學堂當不難分斷講論也憶日本自中國李唐以後士人皆喜讀佛經但佛教之書多空談而鮮實事有明之末始有讀中國儒書者其有關於治國之道自高出於佛教然儒書多言古事故其文人學士操觚握管動援古事以爲鑒而於今世之事少所論說迨查西國書塾中所讀之書不但備載古事即目前五洲各要務如何致效之處亦無不言之娓娓於是能通英文者即讀英美兩國之書其不諳英文者則有譯出之和文分於五萬餘學塾中使人朝夕誦讀數年來不第知大概情形即各要務亦皆通曉夫人之樂與守成難與圖始者皆緣昧於新學之益故只知守舊而已迨至事皆整頓人皆通曉然後國家始能爲所欲爲彼民之從之者不以爲以朝廷之厲己而以爲新法所行全以爲我之便利也彼有國有家者欲有所爲而不先使人之通

水師

曉顧欲其樂意相從也不亟亟乎其難哉此日本整頓國政循序不亂之良法爲可師也

日本水師創設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一切欲仿西法商之日國駐英欽使巴夏禮君舉薦英官某來日教練後數年又爲代請一英官分教日本某省水師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即明治六年又爲請一英官在東京設立水師學堂教導學生既成分遣諸生赴各兵船練習駕駛事務另設製船廠請法國名人爾廷爲總辦其水師營中水手八千名大小員弁八百名水師學生四百名分隸大兵船二十三號小船兩號水雷船五號其兵船之造而未成者尙有大快船六號水雷艇十七號此外尙有保護海口輪船數號來往通商海口之大船九號船之速率有一點鐘可行七十里者佐以新造之鋼炮信可稱雄海上其平日之所操演者則用十年前所造之船所有新式兵船分作四路各有專

轄地段如中華之南北洋者然而水師學堂亦分數類各有專門於是日本水師各事目下皆甚完備每年經費約需英金一百萬磅合華銀四百萬兩數年間練水師設學堂製兵船國庫所入不敷支給則多借洋債毅然行之毫不吝惜

日本之創建鐵路也有兩意焉一曰保國務使東西京聲勢聯絡呼應靈捷推而及之各大碼頭各大省會皆聯爲一氣一曰養民欲使徧國之地血脉貫通商人轉運貨物脚價省於昔者十倍民間所需物價皆賤於前商民兩便但其國多山高下崎嶇甚不易於築路截至前年爲止共成鐵路三千三百餘里內有公家所開者亦有商家稟明公家自行開築者更有公家招商集股以合辦者核諸日本全國形勢原係由西南通至東北極長之海島鐵路則由北至南以爲幹路而四旁另開枝路統計經費共值英金六百萬磅大約每路一里合華銀七八千兩

及至諸路告成除費用外常年約得四釐有餘之官利其一年中所載之客共有八百四十萬四千七百七十六人所載之貨計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噸每噸合華權一千六百八十斤查他國鐵路偶值大河橫阻則建鐵橋以渡獨日本之河無不依山山水下衝力健勢猛無論是何橋梁皆虞爲水所壞故改由河底開地道以通之此西國所不恒有者也

日本人由唐至明多半信奉佛教專講釋氏明心見性之學至有明之季日本大將軍始令國人讀中國四子書五經之類又讀本國子史諸書及歐洲人到日本有竊學荷蘭之書者然國家方禁習外國之事豈許私讀其書故事發有受刑者至同治七年卽明治元年雖新議起日皇於諸事無不整頓因念昔者與中國高麗相交國人讀中國書知高麗事國家不禁今五洲旣通與各國皆訂和約而不能通曉其政俗他

日何所指手查當時教務本分講道德通雜覽兩門今則改定條例以能通五洲各國雜學者爲取士之上選然不先習知各國語言文字彼各國汗牛充棟之書何由一覽而知於是創設同文館募人入館學各國語言文字又稔知五洲各國各所歧異而各海口之商務則多用英文況美國又與英國相同故使人多學英文著爲令又於京城設立醫學館工學館各有書塾亦令兼教五洲之事國家又選派聰俊子弟出洋讀書另有國家所未曾派及之人願往外洋讀書苦無資斧甚至求外國人之回國者甘爲之服役以去今日本有兩大臣卽從若輩中出身嗣後二十餘年之內讀書章程屢有更改總欲斟酌盡善而後已茲查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卽明治二十一年讀書人數目備列如左按日本民册共計男女四千餘萬名口約占中國十分之一其讀書之踴躍則竟駕中國而上之計讀書男女幼童共三百二十七萬名口公家所

立書塾計二萬五千餘處民間自立之書塾計九百五十八處大書院則除京城而外尚有七處亦係公家所設在內讀書者計三千九百三十九人又有公家中等書院十一處民間自立者八處入內讀書者共八千九百零三人以上皆指男子而言尚有女子書塾國家共設七處民間自立者十二處入內讀書者共二千四百四十四口其餘小書塾之數姑勿具論一年經費連官民大小在內共需洋銀九百五十三萬元京都大書院所教者分作五類一國政律例等事二經史子等書三格致諸學四工學五醫學各學教習人員有選自本國者有選自英國德國者學生共七百餘人公家又立師範學堂高等商業學堂職工學堂世家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各大省亦有此等公家書院六處而民間自立之此等大小各書院學堂自聘外洋名士以充教習讀書者各自出束脩以期持久東京亦有民間自立之書院創之於紳士富枯

道德爲各學之本

薩瓦人或諷之出仕而彼不願也專以教人成全才德爲要務又有美國傳道人自設兩大書院日本紳士多願捐助經費與教師協辦總計日本之能操英語者多至數十萬人凡歐洲人所讀之書日本無不盡讀夫然後與他國商辦大小各事萬不致誤亦萬不受欺矣

當中國李唐時佛教傳至日本專講道德以治心性至有明中葉始通儒教傳治國之法又有基督教傳救世之法二教幾興佛教畧衰其時信從儒教者不知其若干人而信從基督教者曾有六萬餘人洎至明季基督教已數十萬人惜所傳者皆基督教之旁門外道託名爲耶穌教會其實則係天主教與耶穌教相反歐洲人皆以爲不正而天主教人亦多以耶穌教爲不正互相譏誚其在歐洲已多緣之以生亂日本亦覆轍相尋於是日本朝廷申明禁令拘教中首領二百餘人盡殺之又嚴定條例凡有奉教者亦當治以死罪迨適二百年此教止存四千

人其時日本朝廷初不知基督教有正邪之別故凡奉教者一律禁止至咸豐九年美國耶穌教人傳教於日本正犯日本之禁令但業已立約通商不得不令其暫住海口耶穌教人既到即繙譯書籍設立醫院以講論道德博通雜學爲要務日本乃以爲向之禁之者恐奸民因而生亂耳及見其所爲俱有益於國務旋命弛其禁而教士則謂日本欲知西國各事非遣官遊歷躬自考察不可及日本派員之際即延教士爲譯員偕同前往然尚未從其教也同治十一年即明治五年始有十人篤信之自是漸推漸廣至明治二十二年即光緒十五年已多至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一人而外國傳教之男女師計五百二十七人日本國人爲教師者計一百三十五人自立教會二百七十四處每年公捐日銀五萬三千五百零三元溯查二十年前國家固視爲邪教而徧國嚴禁者也六七年前日人覺但講雜學尚非治國妙法乃又派員至西

國與其君相談論政務齒角間微露蔑視教會之意乃其君若相皆推崇備至始知教會之尊尚道德也訪查既確乃不但不禁即未曾奉教之大臣見耶穌教之有益於歐美兩洲也深喜日人之入教得以歸於至善並有大臣力勸朝廷下令通國使皆隨是教者且言人苟但學雜技而無道德以束其心則自家及國根本不固何能持久遠又見國家設立學堂專講雜學而不及道德因共上書論之又以耶穌教原以道德雜學二者並重願將己之子女送入教會讀書而不入國家書塾故教會設塾時日本紳士均樂貲助以便購買機器書籍及一切必需之物又延請外國教習以成全子弟其意皆以道德爲重往往歡欣鼓舞以助其成去歲日本開國會時又新立章程令民舉官惟賢故民所舉者救世教中人亦頗不乏矣

日本自查明各國民人衣食足而無夭札每十年每百萬人約增十萬

人因考日本人數有四十兆名口若無災祲疫癘每十年約增四百萬人人數旣多必須設法以養之否則十年後虛耗寖廣國勢必貧貧則必弱於是有識者知一國中無論何人皆有養之之法倘使人無以養終致流於弱小又查西國養民之學各有專門因而次第仿行之令民間亦設專門之會溯中國同治七年卽明治元年以前日本禁令最厲凡有五人相聚者不論公私皆治以死罪幾如秦始皇之偶語棄市今則反其道而行之一概弛禁故日民立會者甚多京城有總會各省有分會徧國皆有書信館日日郵傳無遠弗屆徧國同心計立四大會一防病會蓋人不知防病於是生病者多死者亦不少故設此會專講防病之法使人知所趨避入會者有六千人二學校會欲人知查訪五洲各學凡有益於國務者無不教之使學入會者有四千人雖王公大臣亦在其中三商業會欲人查徧國有何土產可以發往外國又有何項

貨物本國人可以製造前中國由西洋販來之洋貨今則日本人皆能造之既皆能造則餬口有資此商業之效也四農桑會日本人查他國與其土田相同者能出何物每畝可出產若干於是令人學植桑植茶又由外國購買籽種爲日本開從前未有之利於是境內處處有采桑采茶之舉又其國南省極暖北省極寒查土產與天氣相宜者卽示諭衆農使之種植故今日本農人土產比二十年前多數倍焉此四會者凡值聚會時必有一人論說一事論畢大衆評議酌可卽日刻印發行凡欲明晰此事者均可隨時購取除此四會外尙有地輿會欲人查考土地山川及險要各事有大道會專論五洲教務或五洲興衰及其格致之學養民之學又有大工會論製造機器脩築鐵路與輪舟電報等類又有醫學會參考五洲醫病之法此皆大有關係於國務者又有羅馬文會緣日本文字不全欲用本國字必以中國字參之數年而後學

成不免躭延歲月今借羅馬字以寫日本文用力較易故刻書印報多用此字令人學之查羅馬字母歐美二洲各國皆用之文雖不同而字母則一此外又有道德會凡入會者先以修身爲本然後分教民人量力而助之此學西國救世會之法又有皇后自立之會名曰紅十字會此會係西國救世教中人所創無論何國交兵有被傷者會中人即舁去爲之醫治及愈則於其衣上畫一紅色十字以後再遇兵弁並無一人加害者西國紅十字上另有三字曰信望愛云至其他雜會名目孔多姑勿具論由是觀之日本救民之法一一畢具實令人欣羨不置焉

附 日本三條實美公小傳

三條日本貴族也而實美尤傑出於時生平行事有可述焉公之父實爲從二位蓋上大夫也故公於幼時已備知一切之朝政而恒不慊於心又念大將軍專擅權勢日皇僅亦守府國是日非常慨然以匡復王室爲己任年二十三歲以任子通籍日皇命在宮中辦理機要時正大將軍與歐西各國訂立和約之際卽有兩黨人紛紛私議一則曰我國斷不可與外國通商寄寓之外國人必須盡逐出境或謂此議實起於實美公之黨未可知也而與日皇之意正同遂命實美公與某大臣皆佩欽差大臣印嚴行查辦並戒將軍毋許與外國立和約限日盡逐外國人出境各海口皆封禁從嚴而大將軍不聽其另一黨人畧明各國之事則曰逐外國人出禁之令必不可行若果行之則日本無望富强矣於是此黨人皆附於大將軍而抗朝命朝廷無如之何大將軍且下

賓美公於獄而責之曰爾名爲保國豈知實害國哉因歷告以通商之益賓美公頗自悔由獄具箋上奏朝廷下告各省大臣言外國人在我國通商製造實於日本大有利益必須收回閉關謝客之命而大將軍心仍不懌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卽同治四年特派大僚移賓美公於他獄錮守更嚴大有兩雄不並立之勢而日人咸憤大將軍之專皆叛而歸三條氏賓美公遂自獄中出起兵以逐大將軍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卽同治六年日皇俯順輿情撤大將軍之任凡昔日幕府所辦之事悉加整頓因先改設七部一教會部二內部三外部四兵部五水師部六戸部七刑部又蠲赦以前得罪於幕府之人三條賓美公首蒙昭雪而復命爲大臣次年爲明治元年當中國同治七年凡日本外部事務皆歸賓美公管理明治二年日本軍機處又公推公爲總理大臣隨承大拜而爲宰相專執國政年來日皇常出巡於各省公扈從左右多

所匡正嗚呼孰謂世臣中無賢臣哉

附 日本有棲川親王小傳

有棲川親王衆異才善用兵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其父某郡王日本之旁支也前皇愛之入嗣爲皇子晉封親王及卒有棲川襲親王爵心不善大將軍之所爲誓欲匡扶王室日之藩侯曰薩摩最以權術著名於時亦精於兵法其陪臣化之往往出爲民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大將軍欲入朝於西京先與幕府中人議定乘便奏明日皇以削平薩摩爲己任惟僉仕於西京者亦有薩摩黨人偵知大將軍之計必將矯中旨以阻撓或恐而奏一節頓成畫餅因而潛發兵符密調精兵兩隊以張聲勢意蓋以爲有此兵威則薩摩之黨望風瓦解矣豈知大將軍之兵甫近西京薩摩侯先告變於日皇曰大將軍此來循朝覲之禮也乃遽調多兵臣以爲其意叵測應准入城與否事關宗社惟皇上迅賜裁奪日皇固未知大將軍爲薩摩來也亦雅不欲阻其入覲因

諭曰卿等試察該將軍之意如何無他卽准入城薩摩奉旨之後遂以爲日皇助已卽日矯詔嚴禁將軍之兵不准入城各兵平日惟知幕府之號令豈肯聽薩摩之約束遂怒而與之鬬薩摩侯又入告日皇曰大將軍叛矣日皇雖疑信參半而事已無可如何姑派有棲川親王出城諭止之越明年爲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卽明治元年當大淸同治七年之春又命該親王統率雄師齎詔至東京撤大將軍之任大將軍退歸私邸束身聽命而其黨尙堅守東京相持不下有棲川攻之不數月間以次削平日皇遂遷都東京有棲川解甲還朝竭誠輔政後二年又有某省民變之事有棲川復銜命往討既至先訪其叛亂之由始知民間實多委曲難申之隱遂乃俯順輿情妥爲調劑民心胥悅反側大安及問歐洲之澳國有萬國賽會王親赴之而偕叅各西國文武官弁辦事之善法悉心考究歸而是則是效不懈益勤明治十二年當中國

光緒五年日皇命有棲川爲上部總理大臣時則日皇之意欲舉國中諸事盡行整頓而棼如亂絲無下手處乃悉以委之有棲川夾年薩摩叛薩摩固日本之雄藩也生於斯而仕於斯者頗多奇才異能之士日皇深懼之尋常將帥無不聞風畏憚日皇命有棲川往勦有棲川仿照西法多帶新式兵械以行薩摩不能敵亂遂平乘勢因盡削諸藩而曉諭於衆曰我國家當申一統之權凡爾諸侯俱宜稟承朝命敢有擅自弄兵者罪不赦至易封建而爲郡縣之後各省大員之鎭守者許爾軍民人等公舉賢能以備擢用民氣於是大和及光緒八年卽明治十五年俄羅斯新皇卽位有棲川親王年四十七歲以上部總理大臣奉命至俄慶賀俄人以頭等欽使之禮禮之返而遊歐洲各大國旋取道於美洲所至之國無不贈以寶星以示敬禮亦榮矣哉

附 日本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合傳

日本臣有岩倉具視者生於西歷一千八百二十五其筮仕也在日本先皇之世及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西國人初到日本立約通商大將軍未及奏明擅自許之而旋悔之時尙海禁未開以爲朝廷未及知也急遣使上奏求卽俯允時岩倉具視覺其專擅過甚卽有整頓之意及明治元年卽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今皇自理朝政命岩倉具視爲大臣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卽中國同治十年又命爲總理外務大臣岩倉具視恐不明外國各事欲往歐美各國親自訪察情形辦理期無舛誤旣至歐洲之俄國俄君愛其才賜以白鷹寶星意大利之君亦贈以寶星比回國適日本欲徵貢於高麗議侯岩倉具視回朝斟酌用兵之計岩倉具視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必不可凡與外國交必以和爲貴使人肝腦塗地豈不可慘於是前主交兵之議者均辭職去兵端遂寢同

時有伊藤博文者亦日本第一名人也初日皇親理國政伊藤博文郎在各部供職旋命佐岩倉具視辦理外國交涉事務當各國欽使覲見日皇之時伊藤博文往來傳譯不第通曉各國語言卽各國章程公法亦皆明晰故日皇任之岩倉具視於外國文字不甚明曉全賴伊藤博文爲助當是時也日本辦事大臣往往取諸同姓之大族謂可恃以其同心也而伊藤博文以爲不可且謂其久而久之勢必植黨徇私遂改定章程惟賢是任至今徧國翕然明治元年伊藤博文巳在戶部商務中辦事遂欲創開鐵路由橫濱海口而至東京時人多阻之曰國庫無銀外欵不可借借之必爲禍始伊藤博文曰戶部商務二者均講求理財之事者也我旣在此不論借何欵項必須創開鐵路以通商裕財否則庫中無蓄積之日矣諺云築室道謀三年不成詩曰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今開鐵路而借欵如有禍我執其咎於是鐵路遂開至今各處

立埠繁富之盛不但無禍而且多財皆伊藤博文之力也同治九年卽明治三年日皇命伊藤博文相度徧國地勢何處宜築鐵路何處宜修碎石路卽命興工明治四年又命岩倉具視聘美爲正使而命伊藤博文爲副使明治五年伊藤博文欲更改各國和約盡按照約中所議准十年更改一次故也在昔日本不准基督教傳於其地從之者有重刑及伊藤博文由美回朝勸日皇明降諭旨准百姓入基督教毫無所禁是年又命伊藤博文偕岩倉具視往歐洲查攷西國各要事光緒四年卽明治十一年日皇召各外道官吏員到東京共商國事旋命各獻新議以伊藤博文爲總裁酌核行之明治十五年有外國要務不甚明晰又命伊藤博文往歐洲考察辦法回朝奏問則而效之明治十八年升授伊藤博文爲宰相由是至今日本大政皆歸伊藤博文辦理云

救主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印度變通興盛記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

上海廣學會印

印度變通興盛記目錄

疆宇
俗尚
教化
商情
官職賦稅
學業
道塗
學校
鐵路

印度變通興盛記

英國李提摩太著

亞細亞洲境內中國幅員甚廣而印度則有中國二十行省地後爲英國藩屬近今生齒約二百八十五兆名口內有六十一兆係印度諸王所轄而統屬於英印度北境有雪山東西長五千里名曰希馬來亞其東境爲緬甸國亦爲英屬西境有夾谿窕見阿富汗俾路芝等處皆屬於英東界暹羅安南雲南四川西界波斯北界西藏其南界則地勢陡削如尖角發東南西南皆有大洋即印度洋也然邊界內尙有未化之生番居之北界雪山其高二千丈而極高一峯則計二千九百丈較中國山西省之高山加四五倍此蓋五洲第一大山也其國本近赤道天氣酷熱是山以高不可躋故峯頂之雪終年不化按之天文家言凡地高百丈熱即退三度有三以高二百丈熱即退六度有六推而至於高二千九百丈則其熱之退約得百度雪之終年不化者以此且赤道平

常之熱不過八九十度倘熱退至三十二度卽已冰凍退至百度其冷可知此山自頂至地冷熱相去懸絕則凡五洲之草木禽獸生於冷不能生於熱生於熱不能生於冷者無不畢備矣距山不遠有四大江其源兩在山北兩在山南山南流出之源爲恒河順山向東南流入海山北流出之源名波羅密江長五千里向東流至雪山東盡頭入深山溝向南流再向西南流入恒河又山北之一河源向西流名印度河長六千里過希馬來亞之西又向西南流入海山南之一河源名樹特雷支河長三千里向西流直入印度河此四河兩岸或數百里或數千里地皆肥美每年可穫三熟之土產按英國土地每一英方里能養二百九十人中國十八省之土地每一英方里可養四百人惟恒河兩岸土地一英方里能養一千二百八十人可知其地之肥美矣然此等土地均在印度之北及西北東北其餘向南至尖角之處地勢較海面高一百

俗習

丈至三百丈不等與中國山西省平陽府一帶高下相若則不能如其肥美矣計今印度合境之地分爲八省各省皆有巡撫統之其總統者係英國所派之總理大臣又有大臣十三人分理庶政此地勢之大畧也

印度史籍不紀年號故甚不易於查考其古佛經亦無年號自來中華始有筆紀然亦晚矣考古者常論當中國夏朝之時有亞細亞洲中土人一支遷至印度西北爲波羅門類之鼻祖均以游牧耕種爲業方其初至印度也印度酋長僅有一人祭神教民皆其兼理權侔中國 皇上不似他國爲君者專司教民而祭神之事別有主之者也越數百年印度東南恒河一帶境地漸拓於是印度人分爲四等總名曰加斯得其第一等則曰波羅門掌祭神教民誦經諸事第二等曰出戰之人國君亦與其列惟祭神之事則出戰者不與焉此蓋其君服人以權勢不

以道德之見端也第三等曰農人第四等曰傭力工作之人凡一二三等人多向由亞洲中地移來而色微白其第四等人則皆印度土產面色黑舍此四等以外又分各業各業中又分各等之加斯得叠加斯得之俗譬如祖父居於何等其子孫即世世隨之下等不能上升上等不能下降且上等必與上等交婚姻宴會慶弔諸事均相通若下等則萬不能與上等比肩即有才德學問皆不問也門第困人莫此爲甚波羅門人有經卷名韋陀又名毗陀皆歷代口傳並無書籍其律法則名滿奴緣係滿奴所貽得名自古以來波羅門皆遵此經此律以行事迨西歷前六百餘年釋迦牟尼出世其論以爲人皆平等無論何等加斯得均宜一體相待不可稍有懸殊故其出而傳教也全憑人心之德以爲擬拔無論高下門第如是者爲佛教風行有年西歷五百四十三年釋迦牟尼卒是時孔子方八齡由是觀之佛之生非在周昭王時如佛經

之所云也在中國譯佛經時並未考印度古文故不知其年代自佛示寂三百年後佛教大興印度皇最信之於是波羅門並佛教二者並行埀一千年至宋而印度佛教日衰幾盡漸滅其得行者惟在西藏中國高麗日本暹羅錫蘭島等處溯救世主降生之前三百二十七年當中國周之末造希臘國大帝亞力山大率師取印度凡佔據一百六十六年藉見亞力山大傳閱救世主降生前二百六十年至二百二十年正中國秦始皇時印度出一名皇曰阿釋迦最信佛教凡養僧衆六萬四千脩建廟宇無數立釋教以爲國本佛之大興於印度自此皇始相傳共築八萬四千塔又以佛經雜亂召各處名僧刪訂之以分眞僞後人遂以此爲南佛教之經亦名小乘經而阿釋迦又派僧衆自本國徧傳教法之外並往各鄰國傳教其所整頓佛教之諭旨有刻於山洞並巖石上者有刻於碑碣者至今猶存故蹟四十餘處又派大臣專管傳教

之事不第講道修德兼教士人以養生之法而諭大臣曰凡傳教者不可以權勢逼人但以道善勸勿令畏阻可也救世主降生前一百二十六年當前漢時有匈奴一類人率衆由亞西亞中地至印度凡佔據六百七十年此等人亦大好佛教故氣味相投西歷四十年卽東漢時北印度皇名迦爾色迦亦崇信佛教脩前皇阿釋迦之遺法亦聚諸大僧刪訂佛經又增若干卷自此始有大乘經傳至印度北尼婆羅國夾西密國因又名爲北佛教之經按大乘經與救世教多有相同處如金剛經所云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係指上帝而言種諸善根者卽聖經所云重生也自是佛教相傳印度風俗不變較數百年前波羅門爲政之時大相逕庭此風俗之大畧也

佛教之興於印度也中華亦名僧紛至東晉時山西平陽郡僧法顯至

印度北魏時敦煌郡僧松雲至唐貞觀年僧元奘洛陽人奉命往印度取佛經一路名山大刹皆有佛教人卓錫迨西歷六百二十二年回教人初於阿拉伯地立國西傳至埃及並非洲之北地東傳至波斯其傳道之法皆以兵力相廹脅恒言人拜偶像即是叛逆上帝吾當以兵威廹之使從吾教西歷七百十二年正中土唐元宗之世回人據阿富汗國地當印度西北是時印度雖分爲無數小國而中有三國之君並稱皇帝一依印度河側立國一依恒河側立國一居印度中地衆小國多受三國之管轄至九百七十七年印度某王率兵至阿富汗敗於回王願罰銀十萬兩始縱之還迨王還國而食其言回王怒率兵討之滅其國置馬隊兵一萬於其地戍之西歷九百九十七年回王死其子馬木德年十六歲嗣位三十三年之內用兵十七次佔據印度數小國西歷一千二百六年又侵據德力京城盡印度地已多半屬回王轄治矣一

千三百九十七年蒙古王鐵木耳出勢最强盛率師至印度破德力城殺掠之慘較甚於元太祖然掠畢即歸未嘗佔據其地故德力京城仍屬回王統轄相沿凡二百年印度俱由回教中人爲主廹脅民人盡歸其教小國中雖尚未有服者然回教盛而佛教衰矣其未服回教之國旣不從回教又不從佛教乃自立教爲印度教與回國不相能互相搆兵稱雄長一千五百二十六年正明朝嘉靖時鐵木耳六代孫名巴巴兒者自十二歲嗣位至十五歲復奪回其祖之撒馬耳罕大京城蓋卽現時俄人開鐵路初至之地也繼復率兵至印度滅阿富汗國而返自立爲蒙古國享國歷二百三十五年亦奉回教巴巴兒之孫大雅克巴兒爲印度回國第一明君其用人也論才德而不論教考其舊例印度國用印度國教中人回回國用回回國教中人今大雅克巴兒不然人以是均感佩之迨大雅克巴兒以後之君未有如其大度寬宏者印人

漸有不服之意印度國乃又新立朝名曰馬邏遢自西歷一千六百三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十八年凡二百年中大有權勢蒙古則勢已敗矣自回回至印度掌權自始至終計有千年上溯印度俗凡三變計波羅門教一千年佛教亦千年回教又千年至歐洲人至而印度又易爲救世教矣此國勢及教法遷流之大畧也

溯查前四百年歐洲人初次繞亞非利加洲南界而來印度者厥惟葡萄牙人且由印度直至日本一應貿遷有無之利皆其主持旋以兵力佔據若干地如近中國之小呂宋也者亦屬葡萄牙管轄歷百年之久印度暹羅中國日本等處之經理商務者頭目均葡萄牙人陸續由亞細亞洲運貨至葡國旋由荷蘭國人轉運至歐洲各地銷售迨後荷葡失睦葡人禁荷船入境意欲困其商務詎知葡人能往荷人亦能往乃自立大商局派船直至亞洲運貨而不往葡境此三百年前之事也荷

蘭自立商局而至亞洲凡葡人所據之地大半多被荷人所奪荷蘭遂得有蘇門答臘臺灣等處地帷其志以爲中國日本雖有商務可通究不若得印度各處之爲愈乃荷蘭初立印度大商局時䠞蹈葡人欲困荷蘭之覆轍竟欲轉而困英人凡貨之售與英者均昂其直如胡椒一物售與他國銀八錢者售英則一兩六錢英人以其不公也怒二百九十年前亦自立印度大商局然其時資本銀止有二十八萬兩耳後漸增至一百六十萬兩亦自派船直至印度運貨後遂佔據印地以通商務至雍正年間英與印度失和搆兵而勝自是英人始在印度爲主前者蒙古之回回並馬邏邏在印度甚有威權者至此而寖微英人則權勢日盛騣騣乎欲荷蘭並法蘭西而上之道光三年緬甸國王慢視印度使臣並侵印度地英人怒督兵問罪勝之遂據緬甸南半國是時印地之屬英者均歸大商局總管恒有印人不服之事故西歷一千八百

五十七年印人叛英時正中朝髮逆猖獗時也厥後印地漸平英人別改新章專派總理大臣及文武官員互相整理總期以服人心爲務四境大安光緒十一年緬王又不禮印度大臣且暗遣人與法國立約英人偵知之以爲不睦近鄰而遠交法人其心叵測遂遣兵侵之又據其北半國緬人自是無權而全聽命於英矣今印地界址並緬地合而爲一㕘有中國二十省之廣而人數二百八十五兆中土人約有三四百兆此歐州人佔據印地之大畧也

印度總理大臣歷任均係英國遴派五年俸滿另簡能員以易之大臣之屬有五大員分爲四部一曰外交部一曰戶部一曰兵部一曰工部咸豐七年英又添設一部名曰學部尋常事件皆總理大臣及五大員商辦惟商定律法則與各省巡撫及歐洲印度紳士同議之印度通國地方凡十數省分設州縣二百四十其州縣轄地甚廣然小於中國郡

城之所轄其大邑一百五十萬人小邑十六萬人通盤合算每邑約有八十萬人左右迨光緒三年大臣議以印國州縣地面太覺遼闊乃分城邑鎮市而皆使之自主共分爲八百九十四處每處皆派五人總理此五人者有爲國家所欽派有爲衆民所公舉使之諸事和衷合辦凡巡街及修理工程等事並夫有關係之舉皆此五人分勸紳商捐助以襄善舉其捐助之數每人至少銀四錢多則一兩七錢五分每年照例發捐一次前者蒙古人在印度爲政時於本地土產至少徵三分之一迨英人爲政於印度通國商農勻計每百分中徵五六分在昔印度土地皆按村莊分估每村有社長村人每年輸納地糧按三分之一交於社長代納於官自英人爲政畧改章程使土地按戶均分每村社長仍之並令地主每輸秋租亦交社長代繳其國亦有官鹽每八十四斤納稅銀一兩七錢五分又燒鍋及烟土葉等亦均有稅額兹將光緒六年

學業

印國所有進欵數目列左

一地糧銀八百萬兩有奇

一釐金銀一千四百萬兩

一各省雜稅銀一千萬兩有奇

一關稅銀九百萬兩有奇

一鹽稅銀二千七百餘萬兩

一稅契銀一千二百萬兩有奇

共合銀一百六十兆兩有奇每兆百萬兩

其軍籍則共設兵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七名內有英國兵六萬四千二百七十六名此設官賦稅設兵之大畧也

百餘年前英人初得印度其土人讀書者甚少至西歷一千八百十三年國家定章每年籌措銀四萬兩設學塾以教民然印度語言共分四

十種土音甚雜文字亦異故教之甚難凡歐洲教士之至印度者必先學各處語言以梵語波羅語緬甸語等類爲宗而上等學堂必概教以英文時有教師都福名最著印度總理大臣考試諸學生最重都福教法乃重定章程凡習上等學者概用英文以備國家之用迨咸豐四年國家又議准在各省設立教英文之書塾凡辦公文案概用英文以歸畫一咸豐七年又添設新學部設官掌之令各省各州縣均立新學塾統歸一部總理閱二十年徧國共有新學塾六萬六千二百零二處是年費用計銀六百四十餘萬兩一半出於各省一半出於各地方官在各鎭市派捐及樂善之捐其各學生自具束脩此外均國家佽助此種書塾分上中下三等其費用有爲考取獎賞之用者有爲超等之格外獎賞者及至學成送往外國讀書皆國家助其費用藉以鼓勵人才至於教門印度本有印度教分作數門波羅門教亦在其內計印度全國

二百八十五兆人中奉印度教者一百八十七兆奉回回教人五十兆奉釋教人三兆零五十萬教世教傳至印度幾一二百年奉之者不過一百八十六萬人其餘尙有雜教不能悉計然雖各有教門而各善其教各道其所道不能强也倘禁之使歸一教則民必不安而圖擾乃下令准人各安其教概不相强俟其人自行審度某教有益隨便自行信奉蓋此立教之法莫善於此矣

初英人得印度時知其土產甚富惜路皆泥土轉運爲艱四十年前定議欲於徧國擇要開築鐵路人未知其有益多方阻撓遲滯閱八年之久始開成二千八百里迨歷十八年之久則開一萬六千里至三十六年增至五萬里近八年內則每年開鐵路二千三百里蓋相沿日久人均知有大益皆踴躍以從事也方其既開鐵路也人咸曰有此路無別路矣詎知火車運到之貨堆積如山欲使旁銷仍非修路不可於是鐵

路之外百凡要隘均築碎石路凡有堆貨之處立即運售無遲滯阻隔之虞陸路之通已如此其水路則開河渠製輪舟河渠有兩用一以輪舟小舟運貨一以河水灌田其灌田者按畝納課以備監管河員歲修之費水陸兩路既備無論何處有貨立即舟車運售或某處荒歉立即移粟就民民無凍餒所謂外洋無凶年者此也夫學校既設新學既增凡養民之法無不周知矣則民之恃以為生涯者又不獨農事已也開礦製造諸事亦可恃以為生方水陸諸路未開時雖有開礦製造諸事不能外運亦徒束手今幸兩路既通製造大盛民生利便國用充餘則其所獲之數不可近覩乎試列其大概以例之英人初據印度時每年外運之貨止值銀四百萬兩今印度每年外運之貨值銀二千六百萬兩此多六倍之效也試將此數分為三以償其用一以償造鐵路債項銀四百八十兆兩之息一以償各處設官與兵及安定國家之費其餘

一分即爲所獲之利如是數十年其獲利不更多乎新學之實效又如此

日本近改西法國政大興又以西國之興皆由於學校之盛故亦學校如林民皆嚮學至英國整頓印度學校之法牧民者亦在所宜知也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印度讀書者計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名內有女子二十九萬口其學分爲三等一係國家所立一由教會衆善士分別設立此皆公立學塾一爲自立學塾或由紳士延請名師座擁皋比或自設帳授徒凡此三種學校各又分上中下三等以教子弟凡下學初入塾時止於識字寫字習算法餘無別事公立書塾計有八萬七千五百所生徒二百五十六萬人自立書塾計有三萬一千六百所下學生徒四十一萬六千人至於中學上學均係公家所立其中所學者本國文字而外並重英文計有書塾四千七百所生徒五十三萬三千人

上學讀各國書籍及研究格致之學計有書墊一百二十四所生徒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名此外更有五大書院一係光緒十七年新設者統計與試人數共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六名獲售者五千二百五十人獲上賞者一千七百三十四人多半由於熟習各國書籍及格致之學精心條對始爾楚楚覈核其所考之事一係英文並九國語言文字印度口音之雜與中國相似其學各國語言於考試時自疏所考某國語言文字以便主司命題能兼九國者固佳即習一國者亦可應考九國者希臘辣頂梵文猶太法蘭西阿拉伯波斯烏爾都亞們亞也諸生所習除英文外多係梵文及波斯烏爾都文三者而已考試亦分次序初試除文字外並考算學格致及二三國史籍再試則英國印度希臘羅馬四國史籍性學道學並更上一層之算學三試則七國書籍又考英國歷代政法及印度及歐洲治國之源流富强之本末性學道學算學並格

致學此考試之大畧也至於學校中費用在本加利省書院每生每年計需印銀三十三盧卑每一盧卑向值中國銀四錢現因銀價大落不足四錢國家每增發一百四十盧卑以津貼之此上等學校之公費也至下學每生每年費銀不足三錢按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淸單內開格致書院計費印銀六十七萬五千盧卑各國醫籍書院計費一百八十五萬盧卑中學計費八百九十一萬盧卑下學計費八百五十萬盧卑共費二千七百零九萬二千三百二十盧卑按尋常銀價計之合華銀八十三萬五千餘兩二十二年前大書院考試纔一千零五十八人至前年考試已有五千八百八十三人矣試將現在讀書者與前二三年比較有加無已足見印度學校之愈盛然較歐洲似仍不及蓋印度每一萬人內止有入塾童子一百十二人歐洲各國匀計每千人內計有入塾者一百人歐洲文風日上故無惑乎日本之規仿也

近來泰西各國無不以鐵路爲當務之急故爭相仿造月異而歲不同茲將光緒十五年春起至光緒十六年春止印度國所造之鐵路詳開於下以供衆覽計印度鐵路共有英路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五里每英路一里合中國三里有三十五年一年內新開鐵路八百六十九英里截至年底核計鐵路共有一萬六千餘英里此外又准開四百十三英里內有由山洞行走者計長一千二百五十三丈統計鐵路公費約須二千一百二十九兆盧卑有零以每一盧卑合華銀四錢而計通共合中國銀八百五十一兆兩有奇每一英里之費勻計印銀十二萬五千盧卑合中國銀五萬三千兩一年內計載客商一百十兆人計載貨物英權二十二兆噸每噸合華權一千六百八十斤鐵路所獲之利半爲路中公費半爲餘利除一切開銷外每本銀百兩每年可獲利銀四兩九錢三分然則鐵路之利國便民不已信而有徵乎欲求富强者盍亦仿而行之乎

救主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緬甸安南變通興盛記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

上海廣學會印

緬甸安南變通興盛記

英國李提摩太著

緬甸

緬甸蠻部大國也在中國西南徼外其都城距雲南省三十八日程其人俗悍而性詐光緒十一年法人既據安南英人恐異日之害印度也起而蹙頓緬甸溯查緬甸立國最古中國西晉時佛教傳至其地至今人皆信佛雍正四年已有數省地割歸英國管轄咸豐三年緬甸之南半國全歸英轄計地八萬七千英方里尚存北半國十萬方里並暹羅以北中國以南之十萬英方里尚歸緬轄然皆生番所居國日以瘠所幸緬王性甚和易英亦未忍過問光緒四年緬王卒其子提保襲位沿其舊習殺其無辜宗族若干人以杜爭端英人在南半國者聞之莫不憾痛駐緬之英欽差心亦不以爲然力爲勸阻而王不聽且益怒英欽差知不可以理喻乃力保尙未遇害之人出境緬土及其大臣心滋不

悅英廷因爲之撤去欽差以爲調停之計緬王猶以爲不足既明示印度以睽乖之勢且朝於法國求法人爲之保護至光緒十三年緬王欲重困爲緬貿易之英人遽索銀九十二萬兩名曰罰欵事聞于印度總理大臣派員到緬請緬王姑勿定案俟偕英使臣妥協辦理再行定奪緬王不允印度總督怒遂以哀的美敦書致緬王內凡約法三事一欲緬王善待英使二英使臣常駐緬京須以禮待三緬王無論與他國商訂何事必先關白印度總理大臣務求妥協然後施行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書達緬京又另函致緬王限於十一月初一日裁奪王如不允印度大臣卽以自主之權辦理不復與緬王再議矣是月初四日緬王致復函於印度示以不允意旋於初七日頒諭練兵欲爭奪南緬甸而逐英人英大臣之在緬甸冷宮海口者於初九日亦接緬王信知其心懷叵測又恐其勾通法人也卽於十四日率兵一萬向北緬進

發一路無敢阻者及至瑉拉潑有守禦英兵以全力據之緬王始懼遣使議和并求生路英大臣許之二十八日英大臣入緬京拘王並其宮眷送至印度旋命安置於他非地于是緬之全國俱歸英轄英人初轄之一二年山內生番恒思蠢動後亦逐漸削平四境安謐法在安南既築鐵路英在緬甸亦極力爲之蓋與中國西南各省通商其安南緬甸之間本多生番鐵路既設皆就蕩平土產亦互相轉運緬甸土產本有五金玉石之類英全有之其所後據之地與法據越南相等皆合二十萬英方里惟人數不過四百萬耳統計緬甸南半北半地共有二十八萬七千英方里約與中國四行省相埒全國人數則共八百萬他日各路皆開遠人日聚生齒當必增多按緬甸安南二國共合中國七省地之廣乃十年之間亡也忽焉嗚呼可不愼哉

安南

安南古越裳氏地向屬中國而叛服靡常其南有地曰交趾爲安南一省地西歷一千四百十八年當中國有明之世其王黎姓實有全國安南之俗王强則合衆爲一王弱則本國疆臣有紛紛割據自立爲主者一千六百十年有法國天主教人至彼傳教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安南內叛立新王而逐舊王其舊王逃至中國而殂其王子逃入暹羅遇法主教皮挪携歸法國時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也其子說法國以取安南且與立約功成之後將以西貢江口外之海島並海灣地法人許之未幾亂定立其子爲安南王後漸昌熾開疆闢土僭號稱皇而法蘭西西班牙之天主教人至安南者日衆詎王之後嗣忘天主教之恩遂虐待教中人並有殺害者法人怒伐之數次但法國內亂方亟兵難多調初未大加懲創也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卽咸豐八年法人復赴安南攖踐

前約而收其地先與英人至中國立約旋即率兵據安南之西貢省又據暹羅之堪伯藉省均爲法之屬地同治七年法與安南立約稱安南水陸各地雀苻不靖南兵不能自討請法越俎代謀且訂定安南若與他國立約不得干預法事迨同治九年法爲德困不暇計及安南同治十一年法人亦意安南須心許法國通商不准他國交涉商務同治十三年法于安南各大埠徧設領事官統轄事務安南人懼法之吞併也聞西山有黑旗隊甚著勇悍潛使之驅逐法人又求中國保護黑旗長劉永福亦代求中國保護安南安南因有臂助又以法兵不多愈虐奉教人殺害甚衆甚至法官亦被侵凌法人本覦英之據印度而羨之亦欲于亞洲據地爲湯沐邑又以安南無禮賓甚光緒八年乘機進伐安南中國以安南爲藩屬不甘退讓法遂分兵爲二一擣安南一擾臺灣中法迭次交綏旋申和議准法人保護安南始撤臺灣之擾法人又强

中國日後興築大工宜兼用法人以締永好時光緒十一年也計法人所據安南之地凡四省一曰交趾計地六萬英方里人數一千二百萬名口二曰安南中省計地十萬六千英方里人數六百萬名口三曰安南南省計地二萬二千餘英方里人數一百六十萬名口四曰安南西省堪伯藉計地三萬二千英方里人數一百五十萬名口總共地二十二萬餘英方里約共中國三省有奇惟人數止二千一百萬名口法國既得是地極力開通北路以擴廣西雲南之商務開通南路以平山內之生番又開西北路以通緬甸開西路以通暹羅暹羅素弱小若不亟圖振作整頓國事竊恐將來亦將爲法人有也嗚呼可不愼哉

列國變通興盛記終